



渡江战役的突击师师长陈仁洪：

□万晓庆 黄 鹏

解放区的全面进攻，改为对陕北和山东两个解放区的重点进攻。5月，华东野战军将敌整编第74师围困在以孟良崮为中心的狭长地带，孟良崮战役态势形成。5月15日下午1时许，华东野战军首长下达对敌74师的攻击命令。陈仁洪时任华东野战军第六纵队17师参谋长，他指挥17师第49、50团担任主攻任务，占领国民党军重兵云集的芦山阵地。经过激烈战斗，第50团攻占椿树峪，抢占了制高点；第49团击退国民党军两个营的突击冲锋，占领520高地。16日凌晨4时许，华东野战军对敌74师的全线攻击开始，陈仁洪率第49团和奉命增援的两个炮兵连，步炮协同，抵近攻击，梯次跃进，把当面的国民党军一步步逼上主峰。最后，17师完全占领了孟良崮南面屏障芦山。

在芦山山脊有一条直通孟良崮阵地的山坳，战场经验丰富的陈仁洪立即意识到这里会是国民党军最后突围的必经通道，当即命令第49团迅速在此构筑工事，补充弹药。果不其然，不久就有约两个团的国民党军蜂拥而来，其后又不断增兵，发起数次冲锋，企图夺取这条逃生通道。陈仁洪率第49团坚守不退，死死扼住敌军溃逃的咽喉，为孟良崮战役获得全胜立了大功。战后，陈毅、粟裕赞扬说：歼灭74师，六纵队立了大功。

亲率前卫团首破长江天险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结束后，国民党妄图凭借长江天险实现“划江而治”的美梦。1949年4月20日，南京国民党当局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上签字，当晚，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第三野战军第24军是渡江部队的第一梯队，陈仁洪任师长的24军70师是军右翼突击师，他决定以70师第209、210团为左、右突击团，第208团为第二梯队，分成两个梯队、三个波次的攻击战斗队形。

21时15分，在强大炮火掩护下，陈仁洪指挥部队向闻新洲疾驶。闻新洲是24军渡江正面的江心洲，要成功渡江，非得拿下闻新洲不可。此时，国民党军两个团的兵力在此设防。20多分钟后，第70师的4个突击营就突破闻新洲敌岸，占领和巩固滩头阵地，并向纵深切进，以扩大登陆场。战斗中，陈仁洪亲率师前进指挥所随209团行动，指挥部队与71师会合，歼灭国民党守军。战斗一结束，陈仁洪立即率部强渡夹江，进抵长江南岸，胜利突破国民党号称“固若金汤”的长江天险。随后直取铜陵城，俘国民党军副师长以下2500余人，出色完成突击任务。

入朝作战再扬军威

1952年5月，陈仁洪参加了华东军区组织的高级军政干部第一批入朝实习团。在实习考察期间，陈仁洪积极请缨入朝作战。9月11日，即将跨过鸭绿江的陈仁洪接到老母亲去世的消息，他强忍悲痛，委托参谋代为料理丧事，自己则义无反顾率部入朝。入朝之初，陈仁洪率领的第一70师接防了马息岭地区，这一地区是“联合国军”定时空袭的重点地域。陈仁洪指挥师高炮营和各团高炮连与美军的狂妄滥炸英勇斗争，对空作战40余次，击落击伤敌机8架，开创了第24军入朝空战击落美军飞机的范例。

1952年12月29日，陈仁洪率70师奉调接替五圣山右侧阵地防御任务。在5个月的阵地防御作战中，70师创造了许多佳绩。如，积极实施“小股出击，打了就走”的战法，打得敌军惶惶不可终日。1953年4月1日，第208团5连3班两次出击，共歼美军26人，俘美军少尉排长以下7人，首创一个班俘虏美军7人的纪录，荣获集体一等功；又如，创造“百名狙击手”活动，开展“冷枪杀敌”运动。陈仁洪在部队中举办狙击手训练班，涌现出6位“百名狙击手”，打得敌人白天不敢在阵地上露面，称志愿军阵地为“狙击兵岭”。此后，陈仁洪率70师参加了1953年5月志愿军总部组织的夏季进攻战役，以及两个月后发起的夏季金城反击战役，打出了志愿军的军威。

要绷一绷民兵思想政治教育这根弦

□杨小康



习主席深刻指出，“探索构建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体系，提高教育针对性和实效性”。这既是撬动教育破冰的时代要求，也是民兵思想政治教育重焕生机活力的根本遵循。构建新时代民兵思想政治教育格局，必须着眼使命之本、时代之变、受众之需，既在教育内容上求真求实，又在方式方法上求新求变，让教育真正成为铸魂育人、凝心聚力、守正创新的“大熔炉”和“主阵地”。

紧抓认知主导权，在政治引领中把正教育方向

教育在本质上是强思想灵魂、立精神支柱的工作，必须紧紧抓住从政治上了解民兵、管理民兵、建设民兵的主导权，找准思想连接点、感情共鸣点、教育契合点。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锻造忠诚品格。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用习主席战略判断、决策部署统一思想、砥砺信念，引导民兵把维护核心、看齐追随作为最高政治要求来坚守，做党的创新理论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坚持用主流发声拨开信息迷雾。民兵接触社会面广、获取信息渠道多，要加大形势政策、发展成就等宣传力度，抢占舆论高地；常讲“大道理”“正道理”，敢于“驳谬论”“批歪理”，以真克假放大正面声音；直面民兵关注的理论难点、社会热点、困惑疑点，通过互动交流、辨析讨论等以快制快回应关切，帮助拨开迷雾、站稳立场、校正偏差。坚持用媒体网络掌控思想阵地。建好云平台，以中央和地方国防军事栏目、各省军区（警备区）新媒体客户端为主体，借助微

信等打造连接终端的教育直通车；保持新鲜度，规范内容设置、更新频次等，及时发布时政要闻、社会热闻、军事新闻；占领主阵地，培养一批能制作网络作品的“小能手”、会宣传鼓动的“小网红”、善用网络语言的“小评论员”，搞活掌心里的学习、指尖上的教育。坚持用社会资源强化感染熏陶。通过挖掘军地红色资源，开展参观见学、实践感悟等活动，用每一个历史事件、每一位革命英雄、每一件革命文物教育感染民兵。建好用好革命军事馆和国防教育基地等重要标识地，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典型的故事，不断激发民兵建功强军实践的政治热情。

紧盯向战着力点，在砥砺血性中升华教育价值

只有把培育血性胆气、强化战斗精神作为开展教育的根本指向和实践落点，才能使民兵这支队伍真正成为敢打必胜的预备队、战斗队。培育家国情怀，用使命催生血性。着眼认知攻防和备战塑势，广泛开展职能使命教育，引导民兵从国家尊严、民族利益、使命荣誉的高度，强化为祖国、为人民不惜一战的崇高精神追求，以丢掉幻想、准备战斗的昂扬姿态备战迎敌。超常抓战训，靠严实锤炼血性。把战斗精神培育贯穿渗透到应急响应战行动、实战化演训中，注重在恶劣天候、复杂情况下摔打锻炼民兵队伍，提高战场适应和心理承压能力。抓好民兵集中训练、遂行任务期间的养成规范和遵纪守法监督检查，为战斗精神培育注入铁的纪律保障。塑造英雄志气，学先进催生血性。突出习近平强军思想武装和战史、战例、战将、战斗英雄学习，强化广大民兵由战而生、备战为荣的价值追求。学习“共和国勋章”等荣誉获得者的崇高精神和守岛人王继才等英雄事迹，引导民兵见贤思齐、积极进取、创先

争优。打好优待牌，以荣誉激发血性。强化社会舆论声势，从国家和军队层面规范民兵身份地位、荣誉制度等，增强社会认同。强化民兵权益保障，在就医、出行、参观旅游景点等方面出台优待措施，研究战时抚恤办法。强化民兵价值荣誉，规范民兵各类仪式礼仪和规格程序，对作出突出贡献的民兵给予荣誉表彰，载入功勋簿、荣誉册、地方志等，形成全社会尊崇民兵、关爱民兵的浓厚氛围。

紧贴受众多元化，在分类规范中统筹教育实施

民兵基数大、类型多、分布散，必须在理清客观矛盾中强化主观能动，在兼顾个性特点中落实共性要求，在把准教育时机中提高教育总时效。坚持集中为主，突出抓好参训基干民兵教育。严格把握年度教育总课时要求，针对民兵集中时期教育便于开展的实际，利用出入队集合点验的时机完成一定课时教育任务。利用军事训练时机同步组织教育。未完成的课时，因时制宜穿插落实。注重统分结合，灵活抓好不参训基干民兵教育。根据人员性质和编兵单位实际，集中统计计划、分段抓落实，除完成出入队集合点验期间的教育任务外，可结合组织生活、编兵单位教育等时机，采取录制视频、推送信息、编印手册等方式组织。纳入社会实践，协调抓好普通民兵教育。充分运用社会教育资源，融入全民国防教育、精神文明建设、意识形态领域工作等，结合民兵组织整顿、兵员征集和公民思想品德教育、全民国防教育日等时机开展。贯穿行动全程，扎实抓好遂行任务民兵教育。受领任务时，重点搞好形势战备教育、政策纪律教育和战斗精神教育。执行任务中，突出搞好典型宣传、现场鼓动和火线入党、火线立功等。任务结束后，及时搞好总结讲评、奖惩激励等。

紧扣领导双重性，在军地融合中深化教育联动

充分发挥党管武装体制优势，把部队社会衔接起来，把军内军外结合起来，把各方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充分调动起来，以联合促联动、以齐抓促真抓。建立“清单式”抓教权责。发挥地方党委统揽作用，将民兵思想政治教育纳入常委会、议军会、武委会例会等研究部署。成立军地相关部门共同参与的领导小组，细化各部门职责分工，把抓什么、怎么抓、抓的标准要求搞明确。突出乡镇党委书记作为基层武装部政治教导员一线抓教的地位作用，采取组织任前谈话、宣布任职命令、颁发任职证书等形式，强化管武装、搞教育的第一责任。建强“专业化”教员队伍。用好讲师团，赋予开展民兵思想政治教育任务，发挥示范辐射作用。建好教员库，吸纳军事机关、专武干部、优秀民兵、离退休老同志，以及地方党员干部、院校专家等成立兼职教员队伍，有计划组织宣讲授课。编好宣传队，依托文艺团体、院校师生等组建理论、文化宣传轻骑兵，利用农闲和生产间隙等走进农村牧区、编兵单位开展活动，确保组教施教力量充足稳定。强化“融合性”保障措施。协调将民兵思想政治教育纳入地方工作计划，在教育时间、参加人员等方面争取支持，给予统筹安排。将所需经费纳入地方预算，搞好场所建设、设施配套、误工补贴发放等保障，为开展教育提供必要条件。形成“全要素”考核机制。考评内容要“全”，努力涵盖教育领导的全程、成员单位的全、教育要求的全部。考评方式要“融”，纳入各级党委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范围，优化指标设计，强化赋分权重。考评过程要“常”，把常态考与阶段考结合起来，坚持考在平时、评在平时。考评运用要“严”，将考评结果与军地各级评先评优挂钩，形成真抓实抓的良好态势。

（作者系内蒙古军区少将政治委员）

裕华镇战斗：新四军以轻武器攻克敌据点

□袁 垚

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在盐城重建军部，打开了苏北抗日根据地的新局面。而裕华镇战斗则是1941年新四军在苏北境内最大的一次攻坚战，此次战斗创造了新四军以轻武器攻克筑有钢筋水泥碉堡的裕华镇、全歼日伪军的奇迹。

粉碎“扫荡”，决定攻坚

1940年10月10日，北上的新四军与南下的八路军在白驹狮子口胜利会师，苏中、苏北的广大地区被纳入华中抗日根据地。面对日益壮大的新四军，日军于1941年7月集结1.7万余兵力，兵分四路开始对盐阜地区实施第一次大规模“扫荡”，企图围歼新四军军部和主力部队。在“扫荡”前夕，新四军军部已有觉察。鉴于敌强我弱的形势，根据军部的指示，新四军军部及机关在敌军进入盐城之前已撤离，留下黄克诚率领的新四军第三师作为粉碎日军“扫荡”的主力。与此同时，为配合主力部队作战，粟裕领导的第一师第一、第三旅向苏中南线的黄桥、蒋垛、曲塘、姜堰等地发起进攻，让日军顾此失彼。王必成指挥的第一师第二旅在通榆公路沿线，积极抵御从东台方向进攻之敌，并寻机袭击了刘庄、伍佑、上岗等敌据点，有力地配合了主力部队的反“扫荡”。

尽管日军在重兵集结下占领了盐城，但并没有达到通过“扫荡”而歼灭新四军军部和主力的目的。相反，日军的后方在新四军的有力打击下十分危险。日军南满旅团为保住其巢

穴，只好调头南下，向苏中抗日根据地开展“扫荡”。于是军部决定，新四军第一师第二旅负责阻击日军南下，根据军部指示，旅长王必成、政委刘培善等研究决定攻打裕华镇，围歼裕华之敌。裕华镇虽然地方不大，但从地理位置上看，是沿海南北交通要地。自日伪军占领裕华镇后，苏中、苏北抗日根据地的联系就被割断了，给我军带来不小麻烦。因此，攻打裕华日军据点，拔掉这个“钉子”在战略上显得尤为重要。

攻坚克难，英勇杀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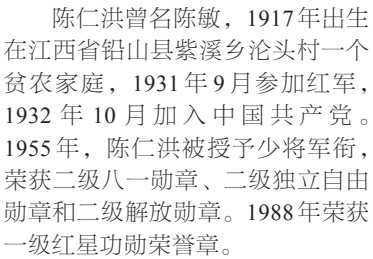
日军据点的防御工事修筑得特别坚固，主碉堡是钢筋水泥结构且处于制高点上，视野比较开阔，便于集中发挥火力优势。此外，还有暗堡、瞭望台和铁丝网等障碍物。通往据点的地形也极为复杂，据点南边是一个深水池塘，东北和北边都是开阔地，西边是伪军据点。旅长王必成和第四团团长刘别生多次侦察地形，决定采取围点打援的战术。主力部队第四团负责攻打据点，第五团则部署在小海、西团、新团一线，以阻击东台、白驹、刘庄方向敌人的增援部队。第六团及第四团一部阻击大中集方向敌人的增援部队。同时，政委刘培善召集东台地区的主要负责人开会，通报部队攻打裕华日军据点的战略部署，并要求地方积极发动人民群众，做好后勤保障工作。我军于8月15日午夜完成了对裕华敌军据点的包围，切断了裕华与外界的一切联系。

按照我军作战部署，先是打掉伪

军据点，再集中兵力强攻日军据点。在我军的政治攻势和军事包围下，伪军有的放下武器投诚，有的脱下军装，趁黑夜逃跑。对于极少数不肯投降的顽固分子，我军则予以坚决打击。在不到1个小时的时间，我军顺利攻占伪军据点，取得第一步胜利。虽然从伪军据点到日军碉堡只有几十米距离，但贸然冲锋必然造成巨大牺牲。因此，我军连夜挖蛇形通道向敌堡逼近。待通道挖好后，已是8月16日黎明时刻。于是，指挥部下令集中全部火力压制敌人，战士们如猛虎下山，迅速冲到了铁丝网的外围，但敌人施放毒气导致进攻受挫。考虑到白天进攻伤亡过大，我军决定16日白天一边休息，一边研究夜间进攻方案，最终决定采取火攻法和“坦克克”法。

战绩辉煌，精神永存

根据侦察与情报人员报告，东台、盐城敌人活动异常，如不迅速解决裕华之敌，我军有可能遭到敌人围攻。为尽快拿下日军据点，我军做好了夜间作战的充分准备。随着总攻信号弹的发射，一个个带着棉絮和煤油的竹签、手榴弹飞向敌堡，冲杀声与枪声、手榴弹爆炸声交织在一起。面对烟雾火海，敌人慌作一团。部分勇士顶着方桌、裹上浇湿的棉被组成的“土坦克”冲向敌主堡和暗堡，拉响绑在身上的集束手榴弹，用血肉之躯为后方部队杀出一条血路。战士们在为英雄报仇的喊杀声中冲到敌堡前，与没有被炸死的日军展开白刃战。17



四渡桥阻击战初显军事才能

陈仁洪戎马一生，多次率部承担阻击任务。1933年9月，国民党军在向中央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的同时，也准备向闽北革命根据地发动进攻。16岁的陈仁洪被派到铅山独立营担任政治委员，他率领独立营多次打退敌人的偷袭。第二年，国民党军进逼铅山苏区，中共闽北分区党委把上饶、铅山两县合并为上铅县，合并的两县独立营为上铅独立营，陈仁洪仍任政治委员。中央红军长征后，闽北苏区领导机关从崇安县撤到武夷山中的大安村。奉闽北军分区命令，上铅独立营留下一个连配合上铅县苏维埃政府坚持当地斗争，其他300多人由陈仁洪带领到大安村待命。1934年12月，国民党军出动两个师又一个旅的兵力分别从南北方向逼向大安村，妄图消灭闽北党组织和红军。

大安村三面山高岭峻，四渡桥是通往大安街的要道，由闽北军分区警卫连镇守。由于敌众我寡，警卫连伤亡重大。闽北军分区主力部队又在外线作战，回援不及。危急时刻，陈仁洪受命担任闽北红色教导大队第一中队指导员，上级要求他带领第一中队接替警卫连防务，坚守四渡桥一线7天，掩护省委、闽北军分区机关以及工厂、医院撤退。第一中队只有100多名干部骨干，却要阻击国民党军数千人的轮番进攻，战况激烈可想而知。陈仁洪利用四渡桥东侧高地的有利地形，沉着指挥、大量毙敌，坚守了整整8个昼夜，初显其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受到闽北军分区的表扬和奖励。

扼住孟良崮的咽喉

1947年3月，解放战争的战场形势发生变化，蒋介石被迫放弃对

